

<<呐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呐喊>>

13位ISBN编号：9787534765780

10位ISBN编号：7534765781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大象出版社

作者：鲁迅

页数：149

字数：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

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

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

<<呐喊>>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 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呐喊>>

内容概要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作者简介

鲁迅（1881.9.25 ~ 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书籍目录

自序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呐喊>>

章节摘录

药一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

“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

”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

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

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

……店么？”

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

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

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

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

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

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

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

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

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

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

——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

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

<<呐喊>>

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

怎的不拿！

”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

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

”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二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

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

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

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么？

”“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

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

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

”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

你们吃什么点心呀？

”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

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踱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

“炒米粥么？

”仍然没有人应。

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罢！

”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

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

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

——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

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

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

——你生病么？

”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呐喊>>

“没有。

”“没有？

——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

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

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

好了么？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

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

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

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

这是与众不同的。

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

”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

这样的趁热吃下。

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趄着走开了

。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

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

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

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

那个小家伙！

”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

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

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

——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

”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

现在怎样？

银子！

——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

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呐喊>>

” “阿呀，那还了得。

” 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

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你想：这是人话么？

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

。

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

” 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 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 发了疯了。

” 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

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

小栓——你不要这么咳。

包好！

” “疯了。

” 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

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

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

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

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

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

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

。

” 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

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呐喊>>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

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

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

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

——这地方有谁来呢？

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

”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

——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

——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

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

——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江健三郎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怀鲁迅》

<<呐喊>>

编辑推荐

《呐喊》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结集，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对当时的旧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是鲁迅写的最好的小说集。

1.鲁迅写的最好的小说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鲁迅写的最好的小说集。

欲读鲁迅小说，只需读一本《呐喊》。

2.今天我们中国社会遇见的所有问题，鲁迅都曾在《呐喊》里提到过鲁迅是超越时代的，今天，我们读鲁迅，更有其深刻意义。

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在这本小说里鲁迅都提到过，比《丑陋的中国人》深刻一万倍。

3.继《鲁迅全集》之后唯一获得鲁迅家人认可的版本鲁迅博物馆组织专家校订注释，著名学者陈丹青、钱理群推荐，是继《鲁迅全集》之后唯一获得鲁迅家人认可的版本。

<<呐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